



# 毒蚊(组诗)

张声仁

还在襁褓之中  
对这个世界  
我刚刚睁开眼  
看不清楚

我不明白  
亲爱的母亲  
为什么要把我  
抱到这白色恐怖的地方  
用冰冷的针  
向我体内  
注射那些液体

我放声大哭  
不相信那些疫苗  
对我的成长  
会有好处

可是我的挣扎  
没有用  
我被爱着我的母亲  
用强有力的手  
捉着  
不能动弹

妈妈呀  
为什么你这样傻  
就这样放心地  
信任着那些  
被钱迷住了心窍的人  
把我置身在以爱的名义  
毒杀我的险境

我仿佛看到  
那些嗡嗡嗡嗡飞舞  
长着贪婪长嘴巴  
可恶的蚊子  
将对我的赤子之心  
下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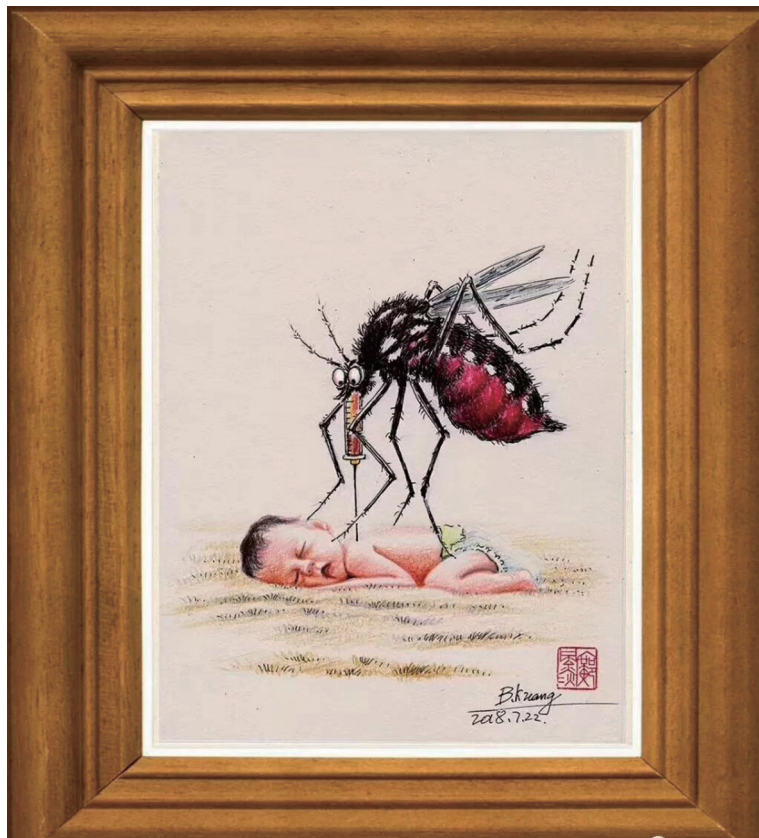
## 煮怒火

木朵朵

大暑前后  
当听蝉鸣,听蛙声  
饮伏茶清凉祛暑,数几场大雨  
防洪抗洪,与天斗

当疫苗被冠上“毒”和“假”来形容  
不寒而栗啊,愤怒  
自北向南,960万平方公里  
我泱泱大国啊

默默翻过每个链接  
摁住心痛,不敢发声  
我怕一张口,会吐血



▲毒蚊 卞胤

我怕会骂娘,毁了淑女形象

真的不敢多想  
仅寥寥几笔,煮怒火

## 无辜

千千静听

也许他还不会喊妈妈  
也许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颜色

他习惯了用微笑  
来融解春风,坚冰  
包括黑

那管疫苗  
却不融于春风  
在梦里,他觉得被蚊子  
狠狠咬了一口

痛,来不及喊出

## 杀狗令

无心道人

如果  
没有不造假的疫苗  
为今之计  
只有颁发

杀狗令  
将每一条狗都杀死

## 孩子,爱你好难

方竹

每一个父母  
都以为给孩子  
打了预防针  
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保障

用心记得哪一天  
要打预防针  
会想方设法带着孩子一起去

以为打了  
就安心了  
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一道屏障

事实证明  
不仅保障无效  
而且还在摧残生命

万万没想到预防针  
近乎毒药  
我们该拿什么抨击那些  
违背良心,失去良知的人

# 吴公塔

杨明

一个月前,应朋友之邀去东安游览吴公塔。

没有得见吴公塔时,因音而意我以为是“蜈蚣塔”。猜测塔似蜈蚣奇形怪状,或者是该塔有着关于蜈蚣的传说故事或神话种种。立于紫水河畔,

江面清澈迴水静静,远眺白塔倒影——节节飘浮在河面,随波颤动宛如一条游泳的蜈蚣惬意沉浮。

到得塔前,方知是“吴公塔”也。该塔建于1749年,为纪念知县吴德润政绩而建。塔是砖石结构的楼阁式塔,塔底呈平面八角形,全是闪着幽光的青石砣子打底再层层叠叠砌成七

层,根基牢靠稳如泰山;外观是八面,极像两个靠背的“山”字向上层层收拢,高28米,底座直径11米。

石塔巍巍。吴公在位时也该是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为朝廷鞠躬尽瘁。纵观历朝历代为人修建的纪念物都是合了这两点的:为民请命为苍生谋福祉者,在芸芸众生的口口相传中得以永恒;只有合了朝廷的意向,才能允许大张旗鼓地修筑纪念物,并且得到当朝的物质资助或精神上的嘉奖。这是一个平凡的人生,能光照百千年的两个支撑点吧。

# 我不是女王

刘群力

上班、下班、做家务、辅导小孩学习,忙碌了一天,我感觉有点腰酸背痛。坐沙发上,闭上了眼睛,想小憩一下,又感觉有些冷,突然想起自己好久不去汗蒸了。

我拿起手机,给美容院打了电话预约后,从家里出发了。到美容院后,才发现这家美容院是重新装修开业了,门口并排摆着几个开业花篮,里面的花已经被路人顺手牵羊了,只有那些作为绿叶的四季青还在那里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我伸出手,还没来得及推美容院的玻璃大门,门已经打开了。门内侧站着两个着红色长礼服的美女,盘着头发,对着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齐声道:“欢迎光临!”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咧开嘴礼貌性地对着她们笑了下。

“姐姐,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一位衣着深红色唐装的二十出头的姑娘迎了上来。我说:“我是来做汗蒸的,以前买的卡。”女孩子请我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给我端上了一杯菊花茶:“姐姐,您请喝茶,您卡号是多少,我先帮您查下。”我报上了卡号,在电脑查了后,一女孩对我说:“姐姐,我叫琼子,今天是我为您服务,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

琼子给我找了双粉色拖鞋换上,领我来到浴室,对我说:“姐姐,您请在这儿冲凉吧!换下来的衣服放在旁边柜子里。”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准备沐浴,看琼子在旁边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对她说:“琼子,我要冲凉了,你有什么事先去忙吧!”琼子说:“姐姐,我要帮您整理换下的衣服呢!”我说:“这个没必要,我自己来就好了,你有什么事先去忙。”琼子说:“姐姐,我现在的的事情就是为您服务。”我心想,我可不喜欢我洗澡的时候有个人站旁边看着我。我皱了皱眉头,对她说:“那你在外面等着吧!我洗好了叫你。”琼子这才出去了。洗的时候,我听见琼子在外面说:“姐姐,要不要我进来帮您搓背?”我说:“不用呢!你在外面休息会吧!”

洗完澡,我穿上睡衣出来,琼子对我说:“姐姐,您蒸的时候是想休息还是想聊天?”我说:“我还是休息会吧!你们现在服务怎么这么好了?”琼子说:“姐姐,我们这现在是五星级的服务,进来的姐姐我们要像女王样侍候着。”女王?我心里震惊了下,感觉自己真的消受不起。琼子推开了浴室斜对面的门,对我说:“姐姐,请进!”我走了进去,里面已经躺着三位女士了,每个人的旁边有一个着唐装的妹子在坐着。着唐装的妹子有的在陪聊天,有的正在倒茶。琼子把我的枕头和浴巾铺好,让我躺上去,然后给我倒了一杯茶再坐在我的旁边。

琼子坐在我的旁边,我有点不自在,我不喜欢使唤人,也不想同这个陌生的小妹子多说点什么,便对琼子说:“你有事就出去吧,这里面太热了。”琼子说:“那好,姐姐,我在外面等着,过会我进来给您。”琼子说完后出去了。其他三位女士或许同我一样不自在吧,见我把琼子支走了,她们也支走了旁边的唐装妹。

躺在那里,我看了看旁边的女士,发现是我同事的夫人梅子。我同她打了声招呼,两人开始搭讪起来。我说:“现在服务这么好,都好得让我感觉不舒服了。”梅子说:“现在她们这个店升级了,每次充卡至少是6980元,我是充了个最少的,6980元,很多人都冲了29980元。”“29980元?那是些什么服务?”我问道。梅子说:“29980元,包括洗脸,做肩颈和卵巢保养。美容院还送了一张床呢!”我问:“送张床干嘛?”梅子说:“那张床是专用的,每次来就躺那张床。”

每次几万几万的充美容卡,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孩子爸在一所高校当了老师,每年几万块的收入。我在一事业单位工作,也不过就是三千多一月,只能养家糊口。

闲聊了一会,四十五分钟到了,期间琼子进来帮我倒了几次茶。在琼子的主动帮助下,我换了衣服,回到总台签了单,然后在门口红衣礼服妹子九十度的大鞠躬并齐声“请慢走,欢迎下次再来!”的欢送仪式中走出了美容院的大门。在迈出门的一刹那,我有种逃离的感觉。